# 楚辭補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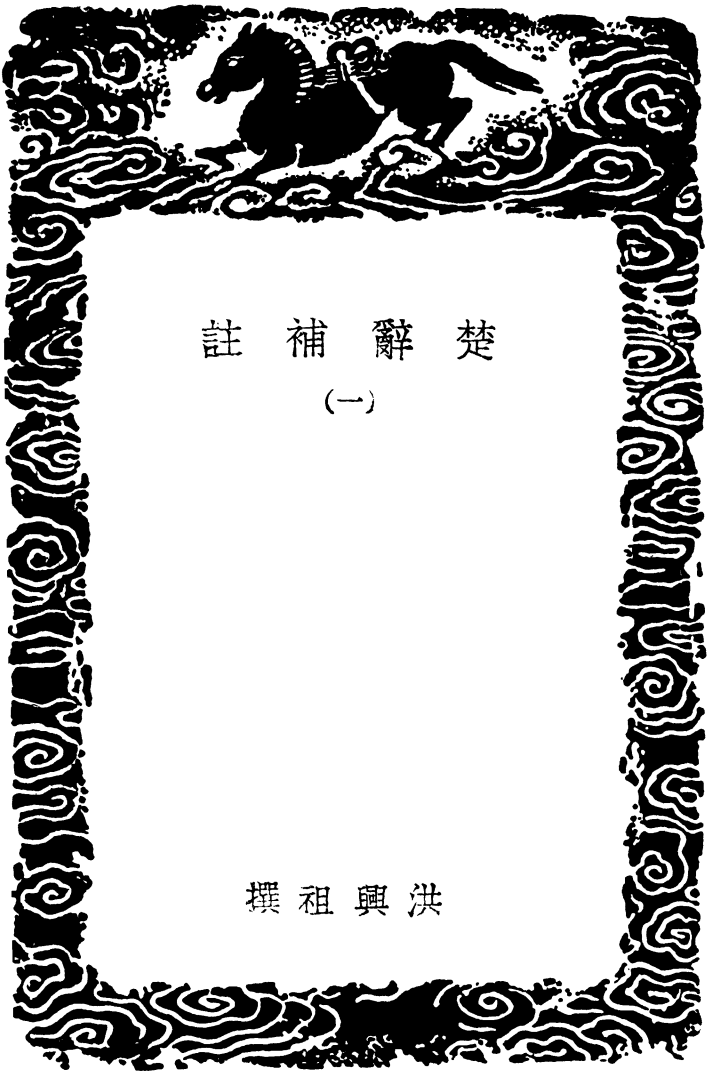
一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楚辭補註

(一)

洪興祖撰

本館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楚辭補註十七卷

宋洪興祖撰。興祖字慶善。陸游渭南集有興祖手帖跋。稱爲洪成季慶善。未之詳也。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召試。授祕書省正字。歷官提點江東刑獄。知眞州、饒州。後杵秦檜。編管昭州。卒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周麟之海陵集。有興祖贈直敷文閣制。極褒其編纂之功。蓋檜死乃昭雪也。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列補註楚辭十七卷。考異一卷。稱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爲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云云。則舊本兼載釋文。而考異一卷附之。在補註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末。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印記。而考異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誰所竄亂也。又目錄後有興祖附記。稱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錄。班固二序。舊在九歎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離騷之末有班固二序。與所記合。而劉勰辨騷一

篇仍列序後亦不詳其何故豈但言其不當錄而未敢遽刪歟漢人註書大抵簡質又往往舉其訓詁而不備列其考據興祖是編列逸註於前而一一疏通證明補註於後於逸註多所闡發又皆以補曰二字別之使與原文不亂亦異乎明代諸人妄改古書恣情損益於楚辭諸註之中特爲善本故陳振孫稱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註亦多取其說云

# 楚辭補註目錄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一本云。校書郎中。後漢文苑傳云。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屈原釋文第一。無經字。）

九歌第二（釋文第三。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釋文第五。）

遠游第五（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宋玉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屈原或言景差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賈誼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淮南小山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東方朔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嚴忌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王褒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劉向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王逸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

者先後次敍之爾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于篇一通之末云

# 楚辭補註卷第一

漢　校書郎王逸
宋　曲阿洪興祖補註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註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奧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辭。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芈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芈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王乃疏屈原。疏一作逐。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一作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

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曰：離，遭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之爲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一作協）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懷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與伴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詐懷王者，乃懷王，非昭王也。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放在草野，一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記曰：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沿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沈處。汨音覓。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媲，匹詣切。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蚪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一作飄。以爲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一作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一作悶。悕，一作閔。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衍，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纏綿，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爲辭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德合天地稱帝，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妻于騰隃氏女，而生老僮，是爲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

閩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鄂，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以爲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肩不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

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敘之篇實煩於代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皆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玉橡攝以爲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爲屈原父名皆非也原爲人子忍斥其父名乎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爲陬補曰蜀出爾雅陬側鳩切惟庚寅吾以降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爲陽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寅庚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侚侚降乎攻切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爰旌已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注同皇覽揆余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始也一覽一作鑒一度法度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日原故父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字所以表其德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一五臣云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爲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名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紛盛貌一五臣曰內美謂忠貞又重之以修能修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儵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

若耐叶韻。

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江離、芷，皆香草名。辟、幽也。芷幽而香。乚文選離作蘺。五臣云：扈、被也。補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離，說者不同。說文曰：江離，蘼蕪。然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離，糅以蘼蕪。乃二物也。本草：蘼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蘼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蘼蕪見九歌。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蘼亂髮。郭恭義云：赤葉。未知孰是。辟，匹亦切。白芷一名白茝，生下澤，春生葉，相對婆娑，紫色，楚人謂之芷葯。

紉秋蘭以爲佩。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也。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紉秋蘭以爲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補曰：紉，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繟、繩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帨、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中開花，帶紫白色，此爲異耳。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節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詩云：士與女方秉蕑兮。陸機云：蕑，蘭也。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椏，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辭有秋蘭、春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眞所謂多識草木鳥獸，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黃魯直蘭說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之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魂：光風轉蕙，泛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蒔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樧則遠矣。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

汨余若將不及兮，汨、去貌。疾若水流也。乚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補曰：汨，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

恐年歲

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曰。恐。匱用切。疑也。下並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朝搴阰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補曰。搴音蹇。說文。攓拔取也。南楚語引朝攓阰之木蘭。阰。頻脂切。山在楚地。多木蘭。南。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一作攬。一作擥。洲。一作渚。中洲。補曰。擥。盧敢切。取也。莽。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卽宿莽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忽。釋文作曶。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次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一零。一作荅。恐美人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以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爲稼。稂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一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棄去道德。用讒邪之言。爲穢惡之行。補曰。撫。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何不改此度。改。更也。言頃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之法也。一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改其此度。一云。何不改乎此度也。五臣云。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乘駟驥以馳騁兮。駟。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作策。文選作策。騁。一作騁。補曰。騁。卽騁字。下同。來吾道夫先路。道。導也。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顧來導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也。一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入先王之道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固衆芳之所在。衆芳。諭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一五臣云。三王

所以有純美之德。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薰。根曰薰。一五臣以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薰。則菌與薰一種也。下文別言薰蘅又云。矯菌桂以紉薰。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白藥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箘。其字從竹。五臣以爲香木。是矣。其以申爲用。則非也。淮南子曰。申茅杜蘅。美人之所懷。豈維紉夫蘅蓋。紉、索也。蘅、蓋、皆香草。以諭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一人也。故堯有禹皐繇。伯夷朱虎熊羆。殷有伊尹傅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皐、是。雜用衆芳之効也。補曰。本草云。蘼蕪一名蘼蕪。生下濕地。陶隱居云。俗人呼麞草。狀如茅而香。爲蘼蕪。葉葉紫莖。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芎藭。蘼蕪可以已厲。又廣志云。蘼蕪綠葉。葉葉相值。故名蘼蕪。蘅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皆在所用。蘼、白芷也。昌改切。彼堯舜之耿介兮。堯、舜。聖德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云。蘼蕪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芎藭。蘼蕪可以已厲。又廣志云。蘼蕪綠葉。葉葉相值。故名蘼蕪。蘅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皆在所用。蘼、白芷也。昌改切。彼堯舜之耿介兮。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云。昌披、謂亂也。補曰。博雅被、不帶也。被音披。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地。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爲治。故身觸陷阱。至于滅亡。以法戒君也。一唯、一作維。五臣云。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補曰。桀紂之亂。若衣披不帶者。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躆迫耳。左傳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論語曰。行不由徑。徑、步道也。惟夫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朋而不黨。偷、苟且也。一一無夫字。路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險傾危。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補曰。小人朋黨偷爲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遠游云。悲世俗之迫阨。相如大人賦作迫隘阨隘。一也。豈余身之憚殃兮。一無身字。補曰。小人用事。則賢人被殃。憚、難也。殃、咎也。皇輿既覆。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一五臣云。言我所以不忍、徒案切。忌難也。恐皇輿之敗績。

難殃。告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補曰。皇輿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左傳曰。大崩曰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一忽、一作急。補曰。忽、疾貌。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先、先見切。踵亦跡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察、一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蓀同。莊子云。得魚而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疏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閒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正謂此也。

反信讒而齌怒。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己也。∟齌、一作齊。補曰。齌音霽。又音妻。說文云。齌、炊餔疾也。釋文。齌或作齌。並粗西切。五臣云。齊、同也。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己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文苑無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章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

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修、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指九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曰。王逸言自盡者、謂自竭盡耳。五臣說誤。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註。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

初既與余成言兮。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成言、謂誠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九章作誠言。

後悔遁而有他。遁、隱

也言讓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遯他一作佗五臣云悔改遯移也改移本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夫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別」一無夫字傷靈修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五臣云傷惜也補曰數所角切化音花下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文作茲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於阮切又樹蕙之百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言我被斥逐修行彌多釋文畝作晦補曰畝莫後切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然則種蘭多於蕙之意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也」揭一作藒文選作藒蓀揭車亦芳草補曰畦音攜揭藒蘧並丘謁切相如賦云雜以留夷揭車衡蘭芷若張揖曰留夷新夷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也新夷乃樹耳一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以芳芷芬香益暢盛也」衡一作蘅補曰爾雅杜上鹵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蹏故俗云馬蹏香羌枝葉之峻茂兮羌幸也峻長也文選作菱五臣云茂盛貌音俊補曰相如賦云實葉菱楙菱音峻老願竢時乎吾將刈刈穫也草穀曰刈穫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文選竢作俟雙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絕落也補曰萎草木枯死也於危切哀衆芳之蕪穢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一五臣云言我積行爲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蕪穢不自修也補曰蕪荒也穢惡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以一作而補曰並逐曰競婪盧含切憑不猒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

索、不知獻飽也。一憑、一作憑。補曰：憑、皮冰切。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辭也。猶言卿何也。補曰：羌、去羊切。楚人發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也。一云歎聲也。量、力香切。各興心而嫉妒。興、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鴈，鳴嚇鴛雛。此之謂也。一興心、文選誤作興心。五臣云：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各興心而嫉妒也。忽馳騖以追逐兮，五臣云：忽，急也。一馳、一作馳。補曰：騖、亂馳也。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之所急，非我心之所急也。老冉冉其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行貌。一五臣云：冉冉、漸漸也。一恐脩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之名也。屈原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恥，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通用。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華也。言已旦飲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也。一餐、一作飡。五臣云：取其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貴。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一五臣云：苟、且。姱、練、擇也。且信大擇道要而行。補曰：姱、美同意。姱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人苟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難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爲其顏色憔悴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顏、虎感切。顏、戶感切。又上古湛切。下魚檢切。顏、顏色。一作顏音同。擥木根以結茝兮，擥、持也。根以喻本。一文選擥作攬。攬、補曰：攬、啓斬切。亦持也。荀子

云。蘭槐之根。是爲芷。注云。苗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茝、皆喻本也。貫薜荔之落蘂。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蘂、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己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蘂、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而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補曰。薜、蒲計切。荔、郎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緣木生。管子云。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薜荔。俱有芬芳也。花外曰萼。內曰蘂。蘂、花鬚頭點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也。」五臣云。矯、擧也。擧此香木以自比。補曰。九章云。擣木蘭以矯蕙。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己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補曰。說文。索、昔各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纚、所綺切。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謇、難也。言己服飾雖爲難。法我倣前賢以自修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文選謇作蹇。世作時。五臣云。蹇、難也。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今遭難者。吾法前修道德之人。故不爲代俗所用。補曰。謇又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辭。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爲正。又李善注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沈也。反離騷曰。棄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己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抆淚也。遠游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也。」五臣云。言我雖習前人之大道。而爲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宜切。下文云。余獨好修以爲常。修姱、謂修潔而姱美也。謇朝誶而夕替。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

之姿。然以爲讒人所鞫鞠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既替余以蕙纕兮。纕、佩帶也。補曰。纕、息羊切。下云解佩纕以結言。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一云又申之攬茝。五臣云申、重也。攬、持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之極也。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怨靈修之浩蕩兮。上政迷亂則下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修、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終不察夫民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一、民、一作人。衆人悲苦。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衆臣。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五臣皆以衆女爲讒言。以譖愬我。彼淫人也。而君勤而臣隨也。故以喻臣。蛾眉、好貌。一蛾、一作娥。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嫮之嫉妒兮。何必揚蛾之蛾眉。此亦班孟堅、薛之推以爲蛾才揚已之意。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汙辱。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螓首蛾眉。形若蠭蛾眉也。蓋言其質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妒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一以、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謂我善爲淫亂。補曰。譖音遥。爾雅。徒歌謂之謠。謠言也。諺、俗也。楚以南謂之諺。言衆女競爲讒言。以譖愬我。彼淫人也。而不知。竟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破壞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一五臣云。規矩、法則也。補曰。備音面。貫讀云。備棄擲以隨處錯音措。背繩墨以追曲兮。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補曰。背、違也。墨、度名也。五尺曰墨。追、古隨字。競周容以爲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杜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

爲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補曰。儒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忳鬱邑余侘傺兮。忳。憂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立貌。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一邑一作悒。悒。一本注云。忳。自念貌。五臣云。忳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補曰。忳。徒渾切。悶也。鬱邑。憂貌。下文曰。曾歔欷余鬱邑分。五臣以忳鬱爲句。絕讀矣。佗。敕加切。傺。丑利切。又上勅駕切。下勅界切。方言云。傺。逗也。南楚謂之傺。郭璞云。逗。住字。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念。一無也字。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奄也。一作而。奄。一作晻。下注同。補曰。溘。奄忽也。渴合切。余不忍爲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一無也字。鷙鳥之不羣兮。鷙。執也。謂能執伏衆鳥。鷹鸇之類也。以喻忠正之士。補曰。鷙。脂利切。摯鳥也。月令曰。鷹隼蚤鷙。自前世而固然。言忠正之士。亦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是也。一作代。李善文選。世作代。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方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爲謀也。一圜。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鑿受圓枘。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補曰。案讀若按。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涂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詬。逡侯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一譯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漏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恥辱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焉。厚之也。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補曰。相。息亮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回朕車以復路兮。回。旋也。路。道也。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乃旋我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步余馬於蘭皐兮。步。徐行也。澤曲曰皐。詩云。鶴鳴于九皐。補曰。皐、九折澤也。一云。澤中水溢出所爲坎。招魂曰。皐

逕。駘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一駘一作駓。五臣云。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皐。則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處切。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植七啓曰。願反初服。從子而歸。製芰荷以爲衣兮。製、裁也。芰、菱也。秦人曰薜。荷、芙蕖也。補曰。芰奇寄切。生水中。葉浮水上。花黃白色。鑿芙蓉以爲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芰荷。集合芙蓉以爲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一鑿、一作集。補曰。爾雅曰。荷、芙蕖。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爲衣。芙蓉、華也。故以爲裳。反離騷云。矜芰荷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薜芰製而不吾知。其亦已兮。荷余情其信芳。五臣云。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補曰。芳、馥方切。香草也。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補曰。岌、魚及切。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嵯峨。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并懷云。陸離美好貌。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鋏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兮。五臣云。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忽反顧以遊目兮。忽、疾貌。一作遊。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一五臣云。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己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司馬遷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曰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繁、衆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曰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繁、衆

也。補曰：繽，匹賓切。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芬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爲常行也。一文選民作人。脩，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欲也。下文云：汝何博謇而好脩。又曰：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潔也。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己好脩忠信，以爲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一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㤠也。㤠與艾並音乂。謂懲創也。以可爲何，以懲訓懼，皆非是。女嬃之嬋媛兮，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撣援。補曰：說文云：嬃，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嬃。前漢有呂須，取此爲名也。嬋媛音蟬爰。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觀女嬃之意，蓋欲原爲甯武子之愚，不欲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爲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嬃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申申其詈予。申申，重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一詈，一作罵。予，一作余。五臣云：牽引古事而罵詈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也。申申，和舒之貌。女嬃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歌云：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是也。予音與，叶韻。曰：鮌婞直以亡身兮，曰，女嬃辭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狠也。一鮌，亦作鯀，一作骸。文選亡作方。補曰：婞，下頂切。東坡曰：史記：殛鮌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辭：鮌婞直以亡身，則鮌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九章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終然殀乎羽之野。蚤死曰殀。言堯使鮌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一殀，一作夭。一云：羽山之野。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殀，殁也。於矯切。鮌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爲黃能，入於羽淵。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爲獨博采往古，好修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也。一文選作蹇。五臣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修直節，獨爲姱大之行。補曰：博謇，當如逸說。紛，盛貌。姱，苦瓜切，好也。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

楚楚者資又曰終朝采綠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于側者也補曰今詩薆作茨綠作綠薆音鬣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搴于茨藥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音鋒爾雅云茨王芻棄捐也本草云蘆草葉似竹而細薄華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蕙草蘇南支切判獨離而不形似風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廣雅謂之菜耳皆以實得名本草菜耳一名蒼耳屈原外困服判別也女顏言衆人皆佩賮蕙菜耳爲讒佞之行滿于朝廷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衆不可戶說兮執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內困羣佞內被姊罟知世莫識言己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說之世並舉而好朋兮朋黨也補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夫何榮獨而不予聽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僞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榮一作榮予一作余補曰榮渠營切今詩作惸聽平聲依前聖以節中兮節度也文選以作之喟憑心而歷茲喟歎也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爲此辭也一憑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懣而行澤畔矣補曰喟丘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憑滿也濟沅湘以南征兮濟渡也沅湘水名征行也補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元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又北陵郡陽朔山湘水出焉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水之出於陽朔則鴈爲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曰陳列也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與帝之否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爲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爲虺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

也。楚辭屢言堯舜禹湯，今辨于此。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故原欲就之而陳詞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續敍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辯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彃日，爲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尙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乚巷，一作居。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爲佚篇，他皆放此。難，乃旦切。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

羿淫游以佚畋兮，

羿、諸侯也。畋、獵也。乚一作田。補曰：羿，五計切。說文云：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后也。

又好射夫封狐。

封狐、大狐也。言羿爲諸侯，荒淫游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珧利決，封狶是射。

固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乚固，一誤作國。鮮，一作尠。

浞又貪夫厥家。

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已妻。羿以亂得政，身卽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浞，食角切。傳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浞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乚澆，一作奡。一云被於彊圉。補曰：澆，五弔切。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

俱不得其死然羿即澆也五耗切澩音混取羿妻而生澆彊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轉字異詩曰曾是彊禦彊禦彊梁也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混取羿妻以殺夏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縱其欲以殺夏后相也一本下有殺字日康娛而自忘兮康安也一作以厥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上下曰顛墜也言澆既滅殺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斟灌斟尋澆所滅夏后相也一作以厥首用夫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之事皆見於左氏傳一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也釋文作巔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雒羿有窮氏浞因羿室生澆及殪仍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滅自有窮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殪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論語羿善射奡盪舟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增誘殪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事見離騷經王逸章句云羿夏之亡王也一五臣云言常背天違道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殃咎終爲殷湯所誅滅后辛之菹醢分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臧榮曰菹一作葅五臣云葅醃肉醬也補曰菹肉醬曰醢一作醢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殷宗用而不長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一作而一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湯禹儼而祗敬分嚴畏也祇敬也一作嚴補曰禮記曰儼若思儼亦作嚴古檢切周論道而莫差周家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一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年補曰道治也言周則文武矣舉賢而授能分一云舉賢才循繩墨而不頗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遠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姜舊讀作蹉五臣以爲差殊非是

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一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陂補曰思玄賦注引楚辭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陂一音頗滂禾切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爲私所私爲阿一云所祐爲阿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爲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榮爲無道傳與湯紂爲淫虐傳與文王一德一作德文選民作人補曰焉語助錯七故切上天佑之爲生賢佐故曰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補曰行下孟切苟得用此下土民荷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補曰荷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爲我用詩曰奄有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瞻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補曰說文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相觀民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僞也一民一作人補曰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爲至矣計策也極至也相觀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傳倘猶有臭書弗遠暖食諸同夫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一五臣云服用也陷余身而危死兮陷危也或云陷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一一本死下有節字補曰陷音詹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陷前漢注云陷近邊欲墮之意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亡上觀初世之淹茂兮淹久也茂盛也補曰言觀初世之人久盛而方正其柄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菹音滓穿孔也柄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云良工不量鑿而方正其柄而鑿不合不可以人矣固前修以菹醢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菹音滓穿孔也柄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云良工不量鑿而方正其柄而鑿不合不可以人矣固前修以菹醢漸矩矱之中矱尺也補曰矱度也正方也柄所以充鑿補曰量力香切矱音濩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一五臣云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爲悔不量鑿而正枘兮鑿音濩穿孔也枘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一作葅五臣云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補曰九辯云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夫邪佞在前而已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曾歔欷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欷悲泣之聲也鬱邑憂也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欷香衣許毅二切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懷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也補曰當平聲攬茹蕙

以掩涕兮。茹、柔耎也。攬、一作擥。文選作擥。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曰、茹、文選音汝。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爲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爲臭敗之名、非香也。

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眥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己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補曰、爾雅、衣眥謂之襟。襟、交領也。浪、音郎。

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發軔於蒼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委切。爾雅疏云、衽、裳際也。

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己上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逄、比干執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眞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言己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

駟玉虬以椉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鳳類也。以爲車飾。虬、一作虯。椉、一作乘。鷖、一作翳。補曰、言以鷖爲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也。鷖、於計、烏雞二切。山海經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五彩之鳥、鷖鳥也。又云、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鷖鳥。

溘埃風余上征。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浮雲而上征。故逸云、溘、猶掩也。按、溘、奄忽也。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風起、而余上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

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搘輪木也。蒼梧、舜所葬也。搘、一作支。補曰、軔、音刃。戰國策云、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軔爲車輪、誤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蒼梧也。

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絕乃通天。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縣、一作懸。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即縣圃也。穆天子傳云、舂山之澤、清水出

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縣圃閬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縣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之耀。名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間曰崑崙縣圃。其居安在。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鐖也。文如上注。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一瑣、一作璅。五臣云。璅門閣也。補曰。瑣、先果切。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青瑣、畫戶邊鏤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忽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弭、按也。按節徐步也。補曰。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羲和之官。以至此也。彌耳切。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補曰。崦音淹。嵫音茲。山海經曰。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嶧嵫之山。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淵之汜。路曼曼其修遠兮。修、長也。一曰遠也。曼、長也。釋文。曼作漫。五臣云。漫漫、遠貌。補曰。漫漫、並莫半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補曰。索、所各切。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淼漫。注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所託也。又七諫云。蜀天命而委之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日所浴者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于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南子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曜。曜猶照也。說文云。搏桑。神木。日所出。搏音扶。湯與暘同。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閒。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郭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蓮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聊逍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相羊。皆游也。言已總結日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也。一逍遙。一作須臾。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羊。一作佯。補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望舒也。補曰。淮南子曰。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史記周本紀云。百夫荷罕旗。以先驅。顏師古云。先驅導路也。李善云。先驅。前驅也。周禮。王出入則辟左右而前驅。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爲號令。以喻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卜兵春秋曰。風師曰飛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鸞皇爲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一先。一作前。五臣云。鸞皇。靈鳥。補之使。乃告號令。鸞皇爲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一先。一作前。五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雉。而五采。畢備。鸞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鼂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則天下安寧。鼂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鸞。其雌皇。皇或作凰。爲去聲。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爲諸侯。以興於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忘豫。佐也。爾雅曰。鸞。其雌皇。皇或作凰。爲去聲。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爲諸侯。以興於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忘豫。告我裝未具。一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師豐隆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言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一文選云。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佐。而皇。雌鳳也。以喻賢人之類者。故爲命先戒百官。此云鳳鳥。以喻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飛騰以求同志也。飄風屯其相離兮。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衆。屯其相離。言不與己和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

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一帥一作率補曰御讀若迓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蜺文選云雲旗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蜷並讀作倪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諱爲平聲也爾雅蜺爲挈貳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也紛總總其離合紛盛多貌總總猶僸僸聚貌一五臣云紛亂也斑陸離其上下斑亂貌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爲讒佞僸僸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一斑一作班補曰斑駁文也下音戶吾令帝閽開關兮帝謂天帝閽主門者也補曰說文云閽常以昏閉門隸也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天文大象賦曰儼閶闔以洞開注云宮牆兩潘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閶闔門淮南子曰排閶闔滄天門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閶天門也閶闔門扇也楚人名門曰閶屈原亦以閶闔喻君門也予音與叶韻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昧貌罷極也一罷一作疲補曰曖日不明也音愛罷音皮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而無趣向補曰劉次莊云閶闔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自潔長立而無趣向補曰劉次莊云閶闔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也濁貪也補曰溷胡困切好蔽美而嫉妒德而嫉妒忠信也一五臣云蔽隱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圖曰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也五臣云白水神泉登閬風而縶馬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縶繫也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已修清白之行不懈怠也一縶一作絷補曰閬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閬野者閬風之岬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餘說已見縣圃下縶音質左傳曰臣負羈紲紲馬韁也馬滿補切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爲

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己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喻忠臣。補曰：離騷多以女喻臣，不必指神女。

溘吾游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溘，一作壒。補曰：壒，塵也。無奄忽義。

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己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後漢注云：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下文云：折瓊枝以為羞。

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落，墮也。補曰：游春宮，折瓊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

相下女之可詒。相，視也。詒，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賢人之在下者。詒，音怡。通作貽。

吾令豐隆椉雲兮，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椉，一作乘。補曰：九歌雲中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曰：雲神。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黮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蓱號起雨，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官有飌師、雨師。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埽塵。說者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辭則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耳。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宓，一作虙。五臣云：虙妃以喻賢臣。補曰：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羲氏。宓音伏，字本作虙。顏氏家訓云：虙字从虍，宓字从宀，下俱為必。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虙羲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密，較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解佩纕以結言兮，纕，佩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而要之。亦此意。

吾令蹇修以為理。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也。言己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修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樸，故使其臣也。」五臣云：令蹇修為媒，以通辭理。補曰：宓妃，伏犧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為理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

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徹繳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斁儘廣韻作斁繳此言隱士忽與我乖刺其意難移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爲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補曰郭璞注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朝濯髮乎洧盤洧盤水名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盤一作槃補曰洧于軌切保厥美以驕傲兮倨簡曰驕傲慢曰傲一傲一放日康娛以淫游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游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以匡君補曰說文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久游無意以匡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雅久雨謂之淫故淫亦訓久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更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覽相觀於四極兮覽補曰相去聲覽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云求賢然後乃來下也一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求賢然後乃來下也望瑤臺之偃蹇兮偃蹇高貌補曰說文云瑤玉之美者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吕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辛而飲食之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娀補曰娀音嵩李善引吕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娀在瑤臺也佚音逸吾令鴆爲媒兮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鳥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遠詳告我言不好也一讒蛾補曰鴆直禁切廣志云其鳥大如鴟紫綠色有毒食蛾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卮則殺人雄鳴爲風雌鳴爲雨雄運日雌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遵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棄之耳堯之五臣云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好夫鴆之不可爲媒審矣屈原何爲使之乎淮南言暉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遵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棄之耳堯之

用鴆是也。揮與運同。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一釋文。雄作鳩。補曰。說文云。鳩、鶻鳩也。爾雅云。鵻鳩、鶻鳩。注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余猶惡其佻巧。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一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捷之士。若聰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凋切。又土了切。爾雅云。佻、偷也。心猶豫而狐疑兮。補曰。猶、由柚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猲。說文曰。獵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不決曰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猲、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是獵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猲兮若畏四鄰。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鴆為媒。其心議疏。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鳳皇既受詒兮。詒、一作詔。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賢恐高辛之先我。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娀簡狄也。一遺、一作遣。五臣云。帝嚳喻國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集、一作雧。聊浮游以逍遥。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游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厥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辛若少康。謂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大陽西山上有虞城。姚音遙。說文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為姓。理弱而媒拙兮。豬、劣也。拙、鈍也。一五臣云。我欲遣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致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九瀏濁而嫉賢兮。世一作時。好蔽美而稱惡。稱、舉也。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舉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閨中既以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途切。哲王又不寤。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邃、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閨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閨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通寤。曾、重也。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老子記注曰、終古、古今也。故、古音故。者、故也。始也。索藑茅以筵篿兮。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筵、折竹以卜曰篿。一文選。藑作瓊。五臣云、筵、竹算也。補曰、索、所革切。藑音瓊。爾雅云、藑、藑茅。注云、藑、一種花有赤者。爲藑。筵音延。篿音專。後漢方術傳曰、挺專折竹。注云、挺八段竹也。音同。命靈氛爲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大豈獨楚國有臣而可止乎。一、思也。古文思亦作思。唯一作惟。補曰、女、細呂切。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一無狐字。孰求美而釋女。五臣云、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何所獨無芳草兮。草、一作艸。舊二名也。文選注云、齊、白草總名。楚人語也。爾何懷乎故宇。懷、思也。宇、居也。言何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辭。爾、一作汝。宇、一作宅。注同。補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世幽昧以眩曜兮。眩曜、惑亂貌。一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

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蓮熒絹切。淮南云。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執云察余之善惡。屈原答靈氣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一善惡。一作美。民好惡其不同兮。民。一作人。惟此黨人其獨異。蘇鄉薰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一五臣云。好。作中情。文選善作美。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晶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注云。今艾蒿。謂幽蘭其不可愛。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冀朋黨。謂椒蘭之徒也。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晶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注云。今艾蒿。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爲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忠直而不肯近也。一其。一作分。一作之。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遠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察。視也。一草。一作艸。一作齊。猶。一作獨。豈理美之能當。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爲難也。一五臣云。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直。補曰。理。美。猶九章言孫美也。理音呈。一曰珮玕也。蘇糞壤以充幃兮。幃。取也。充。滿也。糞。土也。幃謂之韜。韜。香囊也。一目。一作以。補曰。史記。樊噲。蘇後。蘇。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幃。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韋謂之幃。注云。即今之香纓也。韋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韜。音臆。謂申椒其不芳。言蘇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遠君子也。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已言欲從靈氛勸去之吉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補曰。靈氛。古神巫也。常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序云。仍陟贊於巫咸。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常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序云。仍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與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招。皆取此名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陳椒糈要之。使占茲吉凶也。一糈俗作精。補曰。糈音所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繫也。要。賓之類是也。

伊消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翳蔽也繽盛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成得已敘精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知已之志也一疑一作凝補曰翳於計切疑與凝同迎魚慶切逆也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凝張揖曰九凝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凝在零陵鄱陽之閒異嶺同勢汾者疑焉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鄱陽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閒異嶺同勢汾者疑焉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補曰剡以冉切九歌云橫大江兮揚靈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一五臣云告我去當吉補曰靈氛之占羌衆抃而占至百神備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曰勉陞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一陞一作升補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求榘矱之所同榘法也矱度也言常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爲治也一榘一作矩矱一作鑊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榘俱雨切矱紆縛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榘矱之所周注云榘矱之所周度法也湯禹嚴而求合兮嚴敬也合匹也一嚴一作儼補曰自此以下皆屈原語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一作皐陶補曰天間曰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尹也天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一一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補曰說音悅操七刀切築搗也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一補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吏記云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也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姓也或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吏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屠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爲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屠屠淮南子

曰太公之鼓刀注云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盡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孤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呂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甯戚之謳歌兮，甯戚、衛人。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爲客卿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開門而客過之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爲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粲屈原舉呂望傅說甯戚之事傷今之不然也。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時亦猶未盡也。恐鵾鳩之先鳴兮，鵾鳩、一名買鳩一作鶻五臣云鶻鳩秋分前鳴則草木凋落補曰鵾音昆是鳩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鵾與鳩同鏡音逸思玄賦云恃知占云鶻鳩一名買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鵾之將鳴兮，顯先百草爲不芳。顏師已而華子兮，題鳩、鳴而不芳注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題鳩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題鳩一名鶗鴂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鶗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題鳩鳴而草衰注云題鳩、爾雅謂之鶗鴂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題鳩、二物也月令仲夏鶗鴂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鶪鶪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翻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至也注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鶗鴂故百草爲之芳歇廣韻曰題鳩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言我恐鵾鳩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一草一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爲字補曰爾雅疏云百卉猶百草也詩云百卉具腓何瓊佩之

假寤兮。一作寐。衆薆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僅堪而盛。衆人鬱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一云臣云。薆亦盛也。補曰。薆音愛。方言云。掩翳。薆也。注云。謂薆蔽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諒、信。一作亮。恐嫉妬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其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時繽紛其變易兮。以五臣云。繽紛、亂也。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一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喻國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明更與之俱化矣。嘗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草、一作艸。今直爲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惑不顧。一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膋燕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蕭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爲君不好修潔之士而自損害。補曰。時人莫有好自修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爲茅。芳草爲艾也。余以蘭爲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曰。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余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然則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充無實而容長。信。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一五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丈亮。委厥美以從俗兮。委、棄。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賢之心也。補曰。子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與衆芳同列。而無芬芳也。椒專佞以慢慆兮。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一作謟。釋文作嫚。慆、一作謟。補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慆、他刀切。書曰。無即慆淫。注云。慆、慢也。擥又欲充夫佩幃。擥、采也。以喻子椒似賢而非。

賢也。幡盛香之靈以喻親近言子椒爲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自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云子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榮黃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椒音殺爾雅曰椒醜菜注云椒似榮黃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設之似椒也子蘭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芳矣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大佩幡也。「既」一作從流一作貝「而」一作以。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得用之也。固時俗之流從兮。一作從本從誤作徙。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臣云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爲佞媚以容其身邪「揭」一作藒「離」一作蘺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芬芳而猶若是況衆臣若揭車江離芳香草不皆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芳。惟茲佩之可貴兮。之一作其。委厥美而歷茲。歷遂也言已內行忠直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委厥美以從俗。芳菲菲而難虧兮。虧歇也「而」一作虧。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芬」一作芳「芳勃」一作和調補曰說文云芬艸初生其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之也女紐呂切。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顧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否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之陸離所謂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戶。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補曰靈氛古之善占者也楚人名之曰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算也行胡郎切叶

韻。

折瓊枝以爲羞兮。

羞、脯。補曰。張揖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爲脩。誤矣。

精瓊靡以爲粻。

精、鑿也。靡、屑也。粻、糧也。詩云。乃裹餱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爲脯腊。精鑿玉屑以爲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五臣云。精擣也。取其清潔而延壽。補曰。靡音糜。文選音靡、及離騷云。精瓊靡與秋菊芳。將以延夫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也。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粻音張。食米也。鑿音作。精細米也。左傳。粢食不鑿。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

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瑤象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爲車。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愼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以瑤象爲車。而駕以飛龍也。上爲去聲。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於世也。」五臣云。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補曰。疏、所葅切。

邅吾道夫崑崙兮。

邅、轉也。楚人名轉曰邅。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邅、池戰切。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陵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

路修遠以周流。

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遙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藹兮。

揚、披也。晻藹、猶蓊鬱。蔭貌也。

一本揚下有志字。讙譁文作讙。一作讙。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晝之於旌旗。晻曖日貌。補曰。晻曖。暗也。冥也。晻。烏感切。曖。烏蓋切。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也。以玉於衡和之著於旒。啾啾。鳴聲也。言已從昆侖。將遂陞天。披雲霓之蓊鬱。排閶闔而入帝宮。鳴玉鸞之聲。詩云。和鸞雝雝。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鸞鳴則和應。啾音鳌。埤倉云。衆聲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補曰。爾雅。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星。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揚光。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生。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為旂也。一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為旂。一本翼下有翼字。翼。翼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忠正懷有德也。一之一敬。一作而。五臣云。翼翼。高飛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遊之上。翱翔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翔。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一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五日。旋揖云。流沙。沙與水流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雖行遠方。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言吾行動以潔清自洒飾也。補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麾蛟龍使梁津兮。麾。揮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蟲也。以蛟龍為橋梁也。一使一作以。五臣曰。麾。

招也。補曰：鷹，許爲切。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蚪龍，無角曰螭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甕，能吞人。龍屬也。說文曰：津，水渡也。詔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鷹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上聲。予，一作余。補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遠游注云：西皇所居在西海之津。予，我也。上聲。路修遠以多艱兮。艱，難也。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高遠，莫能及也。一作侍。使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轉，行也。一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市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駟來兮，絶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遠游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曰指西海以爲期。指，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爲期也。五臣說非是。路指西海以爲期。語也。期，會也。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補曰：博物志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也。一云：屯，聚也。車所以載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己，所在可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齊玉軑而並馳。軑，鎖也。一云：車轄也。言乃屯戲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爲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軑音大，方言云。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一五臣云：八龍，八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作蜿，於元切。載雲旗之委蛇。言己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雲旗者，言己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一蛇，一作移。一作逶迤。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爲駕，載雲爲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爲切，蛇弋支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

而遠能追及一一云邁高馳五臣云卽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簫韶九成是也補曰周禮有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九招開卽啓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聊假日以娭樂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辯之舞啓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經夏后始歌九招戲娭樂而已一作暇補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娭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爲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娭樂也音俞陟陞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一一無陟字陞一作升補曰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顧視楚國愁其思也補曰睨五計切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市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慕蜷局詰屈而不肯行貌此終志不去以辭自見以我自明也一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蟲形詰屈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滅詞或去或重文采紛華行列無章既成撮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辭無人謂無賢人也易總乎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辭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閽其戶闃其无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辭一一無哉字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補曰論語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歎辭知已已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敍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揮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

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成以名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舒妙思）纘述其辭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婉一作婩娩一作俛俛）以順上逶迤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一作現賢）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良切）姜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潔者也昔

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辭。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爲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級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虯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勁。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丘有字。孔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作世一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皆也。及至羿浞、少康、貳姚有娀佚女、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遠�craft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之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忿神菅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虙妃宓妃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興。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

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政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屬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陷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則智於無道之邦孰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風者雖流放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悔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仿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知今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分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世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婦孺之見余故具論之

##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一作曒。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虯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全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

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覩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虙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此皆宋玉之辭．非屈原意．自漢以來．辭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擿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此語宋玉可施於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子．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敍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

辭吟諷者衒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效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一云獨任當作獨往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鑑溢錙毫煙一作雲

# 楚辭補註卷第二

離騷

## 九歌章句第二

東皇太一一本自東皇太一至國殤上皆有祠字。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 國殤

##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鄙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荊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下歌。蓋由此也。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一無歌字。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容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王逸註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爲名者。取簡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娛樂。卽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一云。故其文辭意周章雜錯。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唳。如飛昔用此體也。穆將愉兮上皇。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潔敬。以宴樂天神也。補曰。愉音俞。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玉珥。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軌。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馬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婁垂崇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糾鏘。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崇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琅也。一鏘。釋文作鎗。補曰。璆、渠幽切。鏘、七羊切。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琅美玉名。

玕狀似珠也本草云瓊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此言帶劍佩玉以禮事神也瑤席兮玉瑱瑤石之次玉者詩云報之以瓊瑤瑱一作鎮補曰美玉也瑱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兮爲鎮是也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修飾清潔以瑤玉爲席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爲芳香取美潔也補曰盍音合薰肴蒸兮蘭藉薰肴以薰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也一作蒸一作烝補曰肴骨體也蒸進也蒸烝並同國語曰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注云升體解節折之俎藉薦也慈夜切奠桂酒兮椒漿桂酒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神敬乃歌曰奠桂酒兮椒漿以薰草蒸肴芳蘭爲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一五臣云薰椒桂皆取芬芳補曰說文奠置祭也漢樂揚枹兮拊鼓揚舉也拊擊也一枹一作桴鼓槌也疏緩節兮安歌周禮四飲之物三曰漿既具不敢寧處視爵既盡使酌者更酌也一五臣云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補曰疏與疎同陳竽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補曰禮記鐘磬竽瑟以和之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一姣一作皎服補曰古者巫以降神靈偃蹇分姣服言神降而託於巫也下文亦曰靈連蜷分既留偃蹇委曲貌一曰姣潔也姣與妖並音於紹與服同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衆盛貌方言曰好或謂之姣注云言姣潔也姣與妖並音於紹與服同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已動被服盛飾舉足奮袂神降盈堂而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一五臣云繁會錯雜也繁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歆欣歡飽喜樂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棄遂以危殆也一五臣云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補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

東皇太一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

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群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占不明反移為災

浴蘭湯兮沐芳。

蘭、香草也補曰本草白芷一名芳香樂府有沐浴子劉次莊云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其辭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與屈原意異

華采衣兮若英。

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補曰華戶花切荀卿雲賦云五采備而成文衣華采之衣以其類也本草杜若一名杜衡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香今復別有杜衡不相似按杜衡爾雅所謂杜土鹵者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衡者也其類自別古人多雜引用爾雅曰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靈連蜷兮既留。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一本靈下有子字補曰蜷音拳南都賦云蛾眉連卷連卷長曲貌

爛昭昭兮未央。

爛、光貌也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無極已也

蹇將憺兮壽宮。

蹇、辭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補曰憺徒濫切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

與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齊一作爭

龍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帝同服也「五臣云言神駕雲龍之車

聊翱游兮周章。

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戲也「五臣云翱游周章往來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

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明也

猋遠舉兮雲中。

猋、去疾貌也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

食既飽，虡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補曰：虡，卑遥切。舉犬走貌。
大人賦曰：氾風涌而雲浮，李善引此作氾。其字从火，非也。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之閒曰冀州。餘猶
冀州，尚復見他方也。一五臣云：言神所居高絶，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思有道
之君，故覽之。補曰：淮南子曰：正中冀州，冀州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殺黑龍以濟冀州，注云：冀，九
州中，謂今四海之內。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閒，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補曰：禮記云：以橫於天下，注云：橫，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一五臣曰：夫君，
謂雲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補曰：記曰：夫太息為習於禮者，上大音扶。極勞心兮慅慅。慅慅，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
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煩勞，而慅慅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
原序雲神文義略訖，悉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慅慅而不能已也。慅，一作忡。補
曰：慅與忡切，義文。忡，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楚辭作慅。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 雲中君

雲神豈隆也。一曰屏翳。已見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魚鼈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
也。蹇誰留兮中洲。蹇，辭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因為湘
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也。一五臣云：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補曰：逸以湘君為水神，而謂湘君於中洲者，二女也。韓退之則以湘君為娥皇，湘夫人為女英，留止也。美要眇兮
宜修。要眇，好貌，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一眇，一作妙。一本宜上有又字。補曰：要於笑切。眇，與妙同。前漢傳曰：幼眇之聲，亦音要妙。此言娥皇容德之美，以喻賢臣。沛吾乘兮
桂舟。沛，行貌。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一五臣云：我復乘桂舟以迎神，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乘。一作棄。補曰：孟子曰：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沛，

普願切桂舟迎神之舟屈原因以自喻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補曰沅湘已見騷經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盛觴濫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揵爲與青衣水汶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湞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澤經無湖名爲北江而入海也望夫君兮未來未一作歸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已中江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望夫君兮未來未一作歸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已誰言思神之處一吹簫作簫補曰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差不齊之貌初簫吹又宜二切言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一五臣云謂神肯來斯而吹作樂聲參差當復思因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入德流簫篇篇之無底者賦參差竹貌駕飛龍兮北征征行也屈原思神略舉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遭吾道兮洞庭遭轉也洞庭湖上而直歸補曰遭池戰切文選音陵連切原欲歸而轉道於洞庭者以湘君在焉故也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遭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飄風暴雨注云言二女游戲江之汎房則能鼓動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多通又曰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也水經云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高水廣長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君山潛通吳之苞山郭景純江賦云苞山洞庭巴陵地道薜荔柏兮蕙綢薜荔香草柏葉也綢繆束楚是也一柏一作拍搏音博綢一作惆悵補曰柏拍並音二音蓀橈兮蘭旌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已乘船則以蓀爲楫蘭爲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一蓀一作荃旌一作榜補曰蓀荃見騷經橈而遙切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周禮云析羽爲旌爾雅云注旄首曰旌旄與旌同諸本或云乘荃橈乘一作承或云采荃橈分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近刚郢極遠也浦水涯也補曰涔音岑碕音祈曲岸也今澧州有涔陽浦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南鄭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水也集韻涔郎丁切水名其字从令

引楚辭望崇陽兮極浦長詳見文云浦、横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之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濱也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下附鄙之碕以潔憂思横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已也一五臣曰言我遠游此浦將横絶大江兮揚靈以湘君在焉故也揚靈兮未極。極、已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女謂女頭屈原亦也言浸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頭牽引而責數之爲已太息悲歎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一五臣云言我揚精誠未已女頭牽引時事以爲不變節從俗終不可爲而爲我歎息也補曰嬋媛已見騷經。横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屈原感女頭之言外欲改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横流也補曰海仕連鉏山二切湲音爰。隱思君兮陫側。君謂懷王也陫側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隱思念君也補曰隱痛也孟子曰惻隱之心陫符沸切說文隱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一一作楫直又切說音曳一曰拖也。斲冰兮積雪。斲、斫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櫂楫斲斫冰凍五臣云言志不通猶乘舟航天盛寒斲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斫薛荔登山苦也一一云斲瞀冰凍言已勤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斫薛荔登山爲勤苦而不得前也。采薛荔兮水中。薛荔之草緣木而生。寒芙蓉兮木末。寒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采薛荔於水中芙蓉於木末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也補曰寒音蹇。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恩不甚兮輕絶。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絶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絶之義也一五臣曰事君之道亦類此焉。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流疾貌補曰瀨落蓋切說文水流沙上也疾還注云石瀨水激石間。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煩冤顧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一五臣云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翔物皆逢性我獨不然補曰說文云翩疾飛也。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於衆人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暇也言君嘗與已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蓋以疏遠已也一余一作我五臣云言君與臣下爲友而臣爲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爲不信則以爲閑爾疾其君初欲與

已爲治後遂相背焉補曰此言朋友之交忠則見信不忠則生怨臣忠於君則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開所謂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也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君也開音閑鼉騁騖兮江皐鼉以喻盛明也澤曲曰皐言己願及鼉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一作朝補曰鼉陟遙切旱也騁音逞騖音務說文曰騁直馳也騖亂馳也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志草蟹也一五臣云喻己盛少之時願馳騁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補曰騁騖弭節不出江皐北渚之閒自傷不得居朝廷也渚沚也爾雅小洲曰渚韓詩章句水一溢而爲渚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曰次信過信曰次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潮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亂馳也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端故以金玦棄其衷也荀子曰絕人以玦皆取古穴切如環而有缺左傳曰佩以金玦棄其衷也補曰言音沿玦也補曰下音戶伍反獸魚鼈同爲伍遺余佩兮醴浦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一佩一作珮補曰捐玦遺佩以結湘君與騷經解佩纕以結言同意喻永賢也遺平聲方言注云澧水今在長沙用也補曰捐玦遺佩一作澧五臣云捐遺皆置也玦珮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己猶可以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按禹貢曰又東至於澧史記作醴孔安國馬融王肅皆以醴爲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長沙有醴陵縣澧醴古書通用今澧州有佩浦因楚辭爲名也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喪生水中之處補曰喪音桑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言己雖往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一五臣云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爲治道補曰遺去聲既詒湘君以佩玦又遺下女以杜若好賢不已也騷經曰相下女之可詒岩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已年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兮容與逍遙游戲也詩曰狐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年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一五臣云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未之從也注云蒼梧九疑山名在今道州營陽縣舜所葬也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干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之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閒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疏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名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帝子降兮北渚。

爲湘夫人補曰此言帝子之神降於北渚來享其祀也帝子以喻賢臣目眇眇兮愁予。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沒於湘水之渚因眇眇好貌予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閽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予一作余五臣云其神保德美好愁我失志焉補曰眇眇微

貌言神之降望而不見使我愁以況思賢而不得見也子音與也。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搖木貌補曰嫋奴鳥切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湘水波而樹葉落而長年悲下音戶五臣白蘋兮騁望。

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蘋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哲非也補曰蘋音頻淮南子云路無蘋注云蘋狀如麻葉音針見爾雅又說文云青蘋似莎者可馬相如賦注云似莎而大生平望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埽張施帷幄與夫人則鄰聲之也」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五臣云佳期謂湘夫人言已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幄冀夫人之神來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補曰說文云佳善也廣雅云佳好也張音帳陳設也周禮曰凡邦之張事

漢書曰供張東都門外言夕鳥萃兮蘋中萃集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云蘋水草補曰萃音遂罾何爲兮木上罾魚網也夫鳥當張者猶黃昏以爲期之意集木巖而言草中罾常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補曰罾音增沅有芷兮醴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一芷一作芷醴一作澧五臣云蘭芷喻己之善補曰水經云澧水又東南注於沅水曰澧水出其村澧耳引沅有芷兮澧有蘭或曰澧州有蘭江因此爲名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一云公子謂湘夫人也思慮蘭也有蘭五臣云公子謂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慮子蘭也思慮蘭也有蘭芷之芬芳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耳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夫人也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見水流而潺湲也一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補曰慌釋文文選並音荒忽不分明之貌麋何食兮庭中麋獸名似鹿也一食一作爲補曰麋音眉此言逆望楚風若有若無但見流水之潺湲耳荒忽不分明之貌麋何食兮庭中麋獸名似鹿也一食一作爲補曰麋音眉月令曰麋角解疏云麋陰獸惕淫而游澤蛟何爲兮水裔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庭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也一裔一作裾補曰裔邊也末也蛟在水裔猶所謂龍失水而陸居也朝馳余馬兮江皐一云朝馳騁兮江皐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驅馳不出湘水邊人所居者閒佳人兮召予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倡偶也一五臣云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補曰佳人以喻賢人與己同志者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一本云以荷蓋五臣云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清潔也補曰築版築也葺七入切說文云葺也蓀壁兮紫壇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爲室壇一葬一作垒補曰荀子曰東海則有紫絲魚鹽焉紫紫貝也也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綴其間極多而紫貝尤爲世所貴重淮南子曰腐鼠在壇注云楚人謂中庭爲壇七諫曰雞驚

滿堂兮。注云：高殿敞陽爲堂。平場廣坦爲壇。音善。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一云：播芳椒兮盈堂。補曰：椒古字。本作叕。漢官儀曰：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也。桂棟兮木以桂爲屋棟。補曰：爾雅：棟，謂之桴。注：屋檐也。蘭橑。以木蘭爲椽也。補曰：橑音老。說文：椽也。辛夷楣兮。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補曰：本草一曰：星橑。橑，檐前木。爾雅曰：梠，謂之橑。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邍云：香草。非也。房室也。一云：以白芷飾房室也。五臣云：約房。約，束也。芷，香草。爲房之飾。補曰：本草：白芷。楚人謂之約。博雅曰：芷，其葉謂之蘪蕪。約，束也。言結蘪蕪爲帷帳。擗蕙櫋兮既張。擗，析也。以析蕙覆櫋屋。一作擗析。櫋，屋梠也。五臣云：罔結以爲帷帳。擗析以爲屋櫋。補曰：罔，結也。言結蘪蕪爲帷帳。擗，一從木。一作擘，析。設於中也。補曰：擗，普覓切。一音覓。櫋，音緜。又彌堅切。白玉兮爲鎮。以白玉鎮坐席也。一鎮，一云：填。一本爲上有以字。疏石蘭兮爲芳。石間草。疏，布陳也。一本分下有以字。一云：疏石蘭以爲芳。五臣云：疏布其芳氣。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一本葺下有之字。五臣云：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繞束也。杜衡，香草。一本分下有以字。衡，一作蘅。補曰：繚，音了。繚，謂以荷爲屋。以芷覆之。又以杜衡繚之也。五臣云：束縛杜衡，置于水中。非是。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以實庭。實庭，一本作庭實。五臣云：合百草之香草、香草，實滿也。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積芳以爲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竄逃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爲殿堂，修飾彌盛，存善彌高也。補曰：廡音武。說文曰：堂下周屋也。廡門，謂廡與門也。九疑繽兮並迎。九疑，山名，舜所葬也。一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一作疑。補曰：並去聲。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補曰：詩云：有女如雲。言衆多也。一如一作則有神侍之。衆多如雲也。捐，棄也。遺余褋兮醴浦。褋，薄褊也。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迴車而去。窮困無依，故欲捐棄衣物，褋身而行。將適九夷也。一醴，一作澧。五臣云：褋，禮袖褊也。袂，褋皆薄褊之衣。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無所用也。故棄遺之。補曰：遺，平聲。褋，音牒。方言曰：褋衣，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褋。捐，袂遺，褋與捐，玦遺佩。寧，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同意。玦，環，貴之也。袂，褋，親之也。洲香草

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者一作渚。五臣云、搴、取也。杜若以喻不誠信。遠者、神及君也。補曰、汀、他丁切。水際平地。遺去聲。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舊本者音渚。集韻、者有覩音。時不可兮驟得。驟、數。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游戲以盡年壽也。∟與、一作冶。補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冀其一遇焉。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補曰、漢樂歌云、天門開、詄蕩蕩。淮南子注云、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吾乘兮玄雲。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游戲、則爲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補曰、漢樂歌云、靈之車、結玄雲。令飄風兮先驅。迴風爲飄。使涷雨兮灑塵。暴雨爲涷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爲軾路也。∟灑、一作洒。軾、一作戒。補曰、涷音東。爾雅注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灑、所買切。淮南子曰、令雨師灑道、風伯埽塵。自此已上、皆喻君也。君迴翔兮以下。迴、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迴、一作回。以、一作來。補曰、迴翔、猶翱翔也。下音戶。踰空桑兮從女。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愬神明、陳己之冤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補曰、山海經云、東曰空桑之山。注云、此山出琴瑟材。周禮、空桑之琴瑟、是也。淮南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女讀作汝。親之之辭。喻欲從君也。紛總總兮九州。總總、衆貌。補曰、堯時九州、見禹貢。商九州、見爾雅。周九州、見周禮。鄒衍云、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弇音奄。何壽夭兮在予。予謂司命。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補曰、此言九州之大、生民之衆、或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以我爲司命故也。言人君制生殺與奪之命也。予音與。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則度、徐飛高翔而行。乘清氣兮御陰陽。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清、一作精。補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莊子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乘猶乘車。御猶御馬也。曰。吾與君兮

齋速。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也。補曰、齋速者、齋戒以自敕也。導帝之兮九坑。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冀得陳己情也。乚導、一作道。坑、一作阮。文苑作岡。補曰、之、適也。坑音岡。山脊也。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原言司命代天操生殺之柄、人君亦代天制一國之命。故欲與司命導帝適九州之山、以觀四方之風俗、天下之治亂。靈衣兮被被。被被、長貌。乚一作披。補曰、被與披同。玉佩兮陸離。言己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被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美也。壹陰兮壹陽。陰、晦也。陽、明也。衆莫知兮余所爲。屈原言己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爲作也。補曰、此言司命開闔變化、能制萬民之命。人君亦當如此也。折疏麻兮瑤華。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補曰、謝靈運詩云、折麻心莫展。又云、瑤華未敢折。說者云、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化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爲美、將以贈遠。江淹雜擬詩云、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李善云、疏華、瑤華也。將以遺兮離居。離居、謂隱者也。言己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己行度如玉、不以苦樂易其志也。補曰、遺、去聲。離居、猶遠者也。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司命也。老冉冉兮既極、極、窮也。一極、一作終。不寖近兮愈疏。寖、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疑之、不肯親近、而日以疏遠也。乚寖、一作侵。兮、一作而。愈、一作踰。乘龍兮轔轔。轔轔、車聲。詩云、有車轔轔也。乚釋文作輪、音轔。補曰、今詩作鄰。高駝兮沖天。言己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轔轔然而有節度、抗志高行、沖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枉橈也。乚駝、一作馳。補曰、史記云、一飛沖天。沖、持弓切。直上飛也。集韻作翀、與沖通。此言司命高馳而去、不復留也。結桂枝兮延竚。延、長也。竚、立也。詩曰、竚立以泣。乚釋文延作延。補曰、竚、久立也。直呂切。羌愈思兮愁人。言己乘龍沖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爲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補曰、此言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延望、喻君捨己不顧、益憂思也。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虧、歇也。言己愁思去、可柰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貧富者、是天祿也。己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爲思也。補曰、君子之仕也、去就有義、用捨有命。屈子於

同姓事君之義盡矣其不見用則有命焉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所能爲也一云孰離合分不可爲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煙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爲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荊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宮中小神明矣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空閑清淨衆香之草又遷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一秋一作穐下同麋一作蘼補曰爾雅曰蘼蕪芎藭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蓬狀山海經云臭如蘼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蘼蕪似蛇牀而香騷人借以爲譬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或蒔於園庭則芬香滿徑十八月開白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蘼蕪相如賦云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補古云蘼蕪即芎藭也下音戶

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莖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一枝一作華五臣云四句皆喻懷思潔白補曰襲音習予上聲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萬民也一一云夫人兮自有美子補曰夫扶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爲鎛也夫人猶言凡人也音孫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爲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也一以一作爲五臣云蓀香草喻司命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爲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補曰此言愛其子者人之常情非司命所憂猶恐不得其所原於君有同姓之恩而懷王曾莫之恤蓀亦喻君騷經曰孰不察余之中情是也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任芳草葉五色芳香益暢也一一本闕下有生字補曰詩云綠竹青青茂盛也音菁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也盈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爲親也一五臣云滿堂緣竹青青茂盛也音菁

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辭訣其志難知一辭一作詞乘回

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者爲我修道德爾謂私與已善時也

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出，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一五臣云司命初與己善，後乃悲莫悲兮生別離。
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
風原思神略畢，並愁復出乃長吁曰：人居世間，志哀莫痛於此。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
與妻子生別離，傷己當之也。補曰：樂府有生別離，出於此。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己無新
相知之樂，而有生別離之憂也。一五臣云：喻己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
云：言神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補曰：荷，芰葉。蕙，香草。儻，一作倘，來一作倏，五臣
君子疏曰：儻，爲有忽爲無。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帝。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
一五臣云：須，待也。冀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文選作游汝風
君，猶待己而命之。
風也，補曰：此二句，與女沐兮咸池，咸池，星名，蓋天池也。一一作咸之池，補曰：咸池見騷經。晞女髮兮陽之阿。晞，乾
河，作章甫，語也。
也。詩曰：匪陽不晞。晞，乾也。陽，山南水北也。言己所行曲阿，日所經也。
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己，冀蒙天祐也。五臣云：願與司命共爲清潔，喻己與君俱行政教，
以治下民。補曰：晞，音希。淮南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是謂朏明，至於曲阿，
是謂旦明，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臨風悅兮浩歌。悅，失意貌。浩，廣貌。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至也。
一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臨風，恍然而大歌也。浩，大也。補曰：悅，懽悅也。許切。孔蓋兮翠旌，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翠之羽爲旗旌，言
殊飾也。一旌，一作旌，一本此句上有揚字。補曰：相
如賦云：宛虹拖於鉤狀，羽者曰翠，周禮曰：蓋之圜也。以象天。淡樂歌曰：旄旌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
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埽除邪惡，補仁賢也。五臣云：飛登於天，撫埽彗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滅奸
佞，以除穢也。爾雅曰：彗星爲欃槍，欃槍，祥歲切。偏指曰彗，自此以下皆喻君也。補曰：竦長劍兮擁幼艾。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一釋文：竦作
悚，補曰：悚，懼，亟息拱切。悚，立也。國語曰：竦善抑惡，懲，亟也。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

也。戰國策云。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乃與幼艾。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人君當遠惡揚善。佑賢輔德也。或曰。麗姬艾封人之子也。故美女謂之艾。猶姬貴姓。因謂美姜爲姜耳。蓀獨宜兮爲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爲萬民之平正也。一蓀。一作荃。五臣云。蓀香草。謂神也。以喻君。補曰。正音征。叶韻。

少司命

曒將出兮東方。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曒曒而盛大也。補曰。曒。他皎切。照吾檻兮扶桑。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出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如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爲舍檻。故曰照吾檻。分扶桑。也。補曰。檻。闌也。戶黯切。楯音盾。撫余馬兮安驅。余。謂日也。補曰。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憩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羲和也。女。即羲和。馬。即六龍。見騷經注。夜晻晻兮既明。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晻晻而自明也。一晻。一作皎。補曰。晻字。从日與皎同。此言上之將出。羲和御之。安驅徐行。使幽昧之夜。晻晻而復明也。補曰。舊本明音亡。駕龍輈兮乘雷。輈。車轅也。補曰。震。東方也。爲雷。爲龍。日出東方。故曰駕龍乘雷也。春秋命歷序曰。皇伯登赤帝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淮南曰。雷以爲車輪。注云。雷。轉氣也。輈。張留切。方言曰。轅。楚韓之閒謂之輈。載雲旗兮委蛇。言日以龍爲車。乘雷而行。以雲爲旌。委蛇。委蛇而長。一委。一作逶。一作虵。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徘佪太息。顧念而居也。一低。一作俳。一作徊。補曰。低佪。疑不即進貌。出不忘本。行則思歸。物之情也。以諷其君。迷不知復。上。上聲。升也。羌聲色兮娛人。娛。樂也。一作色聲。觀者憺兮忘歸。憺。安也。言日色光明。且耀四方。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安。而忘歸也。補曰。東方既明。萬類皆作。有聲者以聲聞。有色者以色見。耳目之娛。各適焉。以喻人君有明德。則百姓皆注其耳目也。緪瑟兮交鼓。緪。急張弦也。交鼓。對擊鼓也。一緪。一作緜。補曰。緪。古登切。長笛賦曰。緪瑟促柱。吹鍾兮瑤簴。干逸無注。簴。一作虡。補曰。儀禮有笙磬。笙。竽屬。周禮。笙師掌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龢。鮫。龢。其呂切。爾雅。木謂之虡。縣鍾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爲飾也。鳴篪兮

吹竽。竽、樂器名也。言已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一云、鏞一作籠。補曰、鏞與鏞同。並音池。爾雅注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竽已見上。思靈保兮賢姱。靈謂巫也。姱、好貌。言已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補曰、古人云、靈保、神巫也。姱音戶。叶韻舊苦胡切。未詳。翾飛兮翠曾。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以翠鳥之舉也。翾、小飛也。許緣切。曾、作滕切。博雅曰、翾翥、飛也。展詩兮會舞。展、舒。補曰、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爲雅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節舞節。補曰、應於證切。漢樂歌曰、展詩應律、鋗玉鳴。靈之來兮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青雲衣兮白霓裳。言日神來下、青雲爲上衣、白蜺爲下裳也。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補曰、霓見騷經。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一云、射一作躲。補曰、射音亦。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操余弧兮反淪降。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補曰、揆、持也。七刀切。弧音胡。說文曰、木弓也。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淪、沒也。降、下也。吳江切。叶韻音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注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河東賦云、獲天狼之威、弧思玄賦云、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援北斗兮酌桂漿。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補曰、援音爰。引也。詩云、酌以大斗。撰余轡兮高駝翔。駝、一作馳。一無此字。補曰、撰、雜兔切。定也。持也。駝翔、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一云、翔杳冥兮、一無以字。補曰、杳、深也。冥、幽也。日出東方、猶帝出乎震也。行、胡岡切。叶韻。

東君。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游兮九河。河爲四瀆長。其位視大夫。風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補曰。女讀作汝。下同。九河名見爾雅。書曰。九河既道。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兗州界。又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注云。分爲九河以殺其溢。漢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是徒駭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衝風起兮橫波。衝。隧也。風原設意與河伯爲友。俱游九河之中。想蒙有水字。五臣云。衝風。暴風也。補曰。詩云。大風有隧。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言河伯以水爲車。駕螭龍而戲游也。一本上有白字。補曰。括地圖云。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記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博物志曰。水神乘魚。龍驂蒼螭。螭。丑知切。說文云。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一說無角曰螭。一音离。集韻螭。龍無角。登崑崙兮四望。崑崙山。河源所從出。補曰。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河。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井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直淮南曰。心飛揚兮浩蕩。浩蕩。恣放貌。言已設與河伯俱游。西北登崑崙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萬里之山。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日將暮兮悵忘歸。言崑崙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已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悵。失志也。惟極浦兮寤懷。寤。覺也。懷。思也。言已覺而復思也。補曰。惟。思也。極浦。所謂望涔陽兮極浦是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靈。何爲兮水中。伯之好也。一文。苑作珠。補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之類以爲宮室闕門觀也。乘白黿兮逐文魚。大鼈爲黿。魚屬也。逐。從也。言河伯游戲。遠出乘黿近屋。殊好如是。何爲居水中而沈沒非其所也。補曰。此喻賢人處非其所也。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悵忘歸兮浩蕩。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補曰。穆王三十七年。征伐。起師至九江。叱黿鼉以爲梁。陶隱居云。鯉魚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經。睢水東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有斑采也。又文選云。騰文魚以警乘。注云。文魚

有翅能飛逸以文魚爲鯉豈亦有所據乎與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願與河伯游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爲汙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澌者欲與河伯離別也補曰渚洲也澌音斯從去者流冰也從水者水盡也此當從去下音戶子交手兮東行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也一本子上有與字補曰乘子曰河伯順流而東行送美人兮南浦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己南至江之津歸楚國也補曰江淹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蓋用此語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媵送也言江神聞己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鄰鄰侍從而送我也一作鱗補曰滔土刀切水流貌詩曰滔滔江漢媵以證切予音與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已者言時人遇己之不然也杜子美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此意

河伯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帶女羅女羅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爲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暗忽無形故衣之以爲飾也一羅一作蘿補曰爾雅云唐蒙女蘿菟絲詩云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呂氏春秋云或謂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伏苓是也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則絲不生於上既含睇兮又宜笑睇微眄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一五臣云山鬼美貌既宜含視又宜發笑補曰睇音弟傾視也一曰目小視也詩云南楚謂眄曰睇睇眄見切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招曰靡顏膩理遺視矊只宜笑嘻只山鬼無形其情狀難知故含睇宜笑以喻娉美乘豹從狸以譬猛烈辛夷杜衡以況芬芳不一而足也子慕予

兮善窈窕。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妖麗。赤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其容也。一善一作麗。五臣云：喻君初與己誠而用之矣。補曰：窈音杳。窕、徒了切。方言云：美狀爲窈。美心爲窕。注云：窈窕、幽靜窈深都也。乘赤豹兮從文狸。狸、一作貍。五臣云：赤豹、文貍、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補曰：從隨行也。才用切。豹有數種。有赤豹、有玄豹、有白豹。詩曰：赤豹黃羆。陸機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貍有虎斑文者。有貓斑者。河伯云乘白黿兮逐文魚。山鬼云乘赤豹兮從文貍。各以其類也。辛夷車兮結桂旗。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貍。結桂以爲旗。補曰：以辛夷香木爲車。結桂枝以爲旌旗也。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杜衡、皆香草。一作薲。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嘉言而納於君也。補曰：遺、去聲。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篁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五臣云：幽、深也。篁、竹叢也。補曰：篁音皇。漢書云：篁竹之中。注云：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簜敷衍。編町成篁。注云：篠簜、竹叢名也。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險阻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一五臣云言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天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己不得見君。讒邪填塞。難以進所以索居於此。補曰：來音釐。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一五臣云：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霓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貌。杳冥、深也。晦暗也。羌、語辭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一云：日窈冥兮羌晝晦。補曰：此喻小人之蔽賢也。下音戶。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貌。詩曰：遲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通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一飄一作飄。五臣云：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留靈修兮憺忘歸。靈修、謂懷王也。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復當令我榮華也。一五臣云：言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補曰：留、止也。不必讀爲宿留之留。此言當及年德盛壯之時。留於君所。日月逝矣。孰能使

衰老之人復榮華乎。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山鬼也。予音與。采三秀兮於山閒。三秀。謂芝草也。補曰。爾雅。芝。芝草。瑞草也。一歲三華。注云。一年之三秀。近時王令逢原之三秀爲芝。予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之。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余按本草。引五芝經云。皆以五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山之上。則芝正生於山閒耳。逢原之說。豈其然乎。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一五臣云。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詔諛者衆也。補曰。磊衆石貌。曾猥切。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莫干切。俗作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叔也。言已所以怨公子叔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補曰。怨叔蘭蔽賢。如葛石之於三秀。故悵然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也。一五臣云。君縱相思。爲小顧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補曰。閒音閑。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原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適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也。一五臣云。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也。一五臣云。讒邪在旁。起其疑惑。作。起也。補曰。然不疑也。疑。未然也。君雖思我。而爲讒者所惑。是非交作。莫知所決也。靃靁填填兮雨冥冥。靃。一作雷。音田。補猨啾啾兮又夜鳴。又。一作狖。五臣云。填填。雷聲。皆喻讒言也。補曰。啾。小聲也。狖。似猨。余救切。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已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爲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黎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一蕭蕭文苑作搜搜。補曰。颯。蘇合切。搜搜。動貌。與蕭同。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已怨子叔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一五臣云。思子叔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罹其憂愁。離罹也。

## 山鬼

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嚍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

操吳戈兮被犀甲。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補曰操、持也。說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吳粵之劍、又曰吳粵之金錫。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車錯轂兮短兵接。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輅如金石。輅、堅貌。音戛。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補曰錯、倉各切。詩傳云東西爲交。邪行爲錯。旌蔽日兮敵若雲。言兵士竟路、趣敵、旌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旗蔽天、敵多人衆、來

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墜、墮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墮、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墜、一作隧。補曰隧與墜同。淩余陣兮躐余行。淩、犯也。躐、踐也。言敵家來侵淩我屯陣、踐我行伍也。」躐、一作蹊。補曰顏之推云、大誥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左傳有魚麗之陳。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俗作阵傍車。非也。躐、踐、並音獵。行、胡岡切。左驂殪兮右刃傷。殪、死也。言已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補曰殪、壹計切。驂見遠游。創、初良切。霾兩輪兮繫四馬。繫、絆也。詩曰繫之維之。言已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霾、一作埋。補曰霾讀若埋。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已愈自厲、怒勢氣益盛。」援、一作搖。枹、一作桴。補曰援音爰。引也。左傳郤克傷於矢、左并轡、右援枹而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墜、落也。言已戰鬬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墜、一作隧。文苑作懟。嚴殺盡兮棄原壄。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壄而不土葬也。補曰壄、古野字。又叶韻、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出鬬、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山壄之中、去家道遠也。」一云、平原路兮忽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補曰、漢書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爲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爲弓幹。首身離兮心不懲。懲、忿也。言已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忿。一身一作雖。補曰懲音澄。忿音义。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淩犯也。身既死兮神以靈。子

魂魄兮爲鬼雄。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傑也。一云：魂魄毅，一云子魄毅。陰陽以靈有身體之實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爲氣，氣之靈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內自有陽氣也，氣之神者曰魂，魂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嘵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前，魂在於後，魄識少而魂識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銷氣滅，聖人緣生以事死，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鬼與神，致之至也，魂附於氣，氣又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形強，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注云：魂，人陽神，魄，人陰神也。

國殤曰：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謂之殤。

成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一云：成，一作盛。傳芭兮代舞。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一云：芭，一作巴，補曰：芭，卜加切，司馬相如賦云：諸柘巴且，注云：巴且草，一名巴焦。姱女倡兮容與。姱，好貌，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一云：與，一作冶，補曰：姱音夸，倡，讀作唱。春蘭兮秋菊，菊，一作鞠，補曰：古語云：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爲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